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六十五回 北俠探奇毫無情趣 花蝶隱跡別有心機

且說北俠他乃揮金似土之人，既要遭興賞奇，慢說是四兩，就是四兩也是肯花的。想不到這個船家要價兒，竟會要在圈兒裡頭了。北俠道：「四兩銀子有甚要緊。只要淹看了誅龍劍，俺便照數賞你。」船家聽了，又立刻精神百倍，滿面堆下笑來，奉承道：「小人看爺上是個慷慨憐下的，只要看看古蹟兒，那在我們窮小子身上打算盤呢。伙計快搭跳板，攙爺上船。——到底靈便著些兒呀，吃飽了就發呆。」北俠道：「不用忙，也不用攙，俺自己會上船。」看跳板搭平穩了，略一墊步，輕輕來到船上。船家又囑咐道：「爺上坐穩了。小人就要開船了。」北俠道：「俺曉得。只是縴繩要拉的慢著些兒，俺還要沿路觀看江景呢。」船家道：「爺上放心。原為的是遊玩，忙什麼呢。」說罷，一篙撐開，順流而下，奔到北岸。縴夫套上纖板，慢慢牽曳。船家掌舵，北俠坐在舟中，清波蕩漾，蘆花飄揚，襯著遠山聳翠，古木撐青。一處處野店鄉村，炊煙直上；一行行白鷗秋雁，掠水頻繁。北俠對此三秋之景，雖則心曠神怡，難免幾番浩歎，想人生光陰迅速，幾輩英雄，而今何在？

正在觀覽歎惜之際，忽聽船家說道：「爺上請看，那邊影影綽綽便是河神廟的旗桿。此處離誅龍橋不遠了。」北俠聽了，便要看古人的遺蹟：「不知此劍是何寶物？不料我今日又得瞻仰瞻仰。」早見船家將篙一撐蕩開，悠悠揚揚，竟奔誅龍橋而來，到此水勢急溜，毫不費力，已從橋孔過去。北俠兩眼左顧右盼，竟不見寶劍懸於何處。剛要問，只見船已攏住，便要拉縴上河神廟去。

北俠道：「你等且慢。俺原為遊賞誅龍劍而來。如今並沒看見劍在那裡，如何就上河神廟呢？」船家道：「爺上才從橋下過，寶劍就在橋的下面，如何不玩賞呢？」北俠道：「方才左瞧右瞧，兩旁並沒有懸掛寶劍，你叫我玩賞什麼呢？」船家聽了，不覺笑道：「原來客官不知古蹟所在之處。難道也沒聽見人說過麼？」北俠道：「實實沒有聽見過。到了此時，倒要請教。」船家道：「人人皆知：『誅龍橋，誅龍劍。若要看，須仰面。』爺上為何不往上看呢？」北俠猛省，也笑道：「俺倒忘了，竟沒仰面觀看。沒奈何，你等還將船撥轉。俺既到此，再沒有不看看之理。」船家便有些作難道：「此處水急溜，而且回去是逆水。我二人又得出一身汗，豈不費工夫呢？」北俠心下明白，便道：「沒甚要緊。俺回來加倍賞你們就是了。」船家聽了，好生歡喜，便叫：「伙計，多費些氣力吧。爺上有加倍賞呢。」二人踴躍非常，用篙將船往回撐起。

果然逆水難行，多大工夫，方到了橋下。北俠也不左右顧盼，惟有仰面細細觀瞧。不看則可，看了時未免大掃其興。你道什麼誅龍劍？原來就在橋下石頭上面刻的一把寶劍，上面有模模糊糊幾個蝌蚪篆字，真是耳聞不如眼見。往往以訛傳訛，說的奇特而又奇特，再遇個探奇好占的人，恨不得頓時就要看看，及至身臨其境，只落得「原來如此」四個大字，毫無一點的情趣。

就是北俠，他乃行俠作義之人，南北奔馳，什麼美景沒有看過。今日為個誅龍劍，白白的花了八兩頭，他算開了眼了，可瞧見石頭上刻的暗八仙了。你說可笑不可笑？

又遇船家縴夫不懂眼，使著勁兒撐住了船，動也不動。北俠問道：「為何不走？」船家道：「爺上賞玩盡興，小人聽吩咐方好開船。」北俠道：「此劍不過一目的了，俺已盡興了。快開船吧！咱們上河神廟去吧。」他二人復又撥轉船頭，一直來到河神廟下船。北俠在兜肚內掏出一個銀子，又加上多半個，合了八兩之數，賞給船家去了。

北俠來到廟內，見有幾個人圍繞著一個大漢。這大漢地下放著一個筐籠，口中說道：「俺這煎餅，是真正黃米麵的，又有蔥，又有醬，咬一口，噴鼻香。趕熱呀，趕熱。」旁邊也有買著吃的。再細看大漢時，卻是龍濤。北俠暗道：「他敢則早來了。」便上前故意的問道：「伙計，借光問一聲。」龍濤抬頭見是北俠，他卻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客官，你問什麼？」北俠道：「這廟內可有閒房？俺要等一個相知的朋友。」龍濤道：「巧咧，對勁兒。俺也是等鄉親的，就在這廟內落腳兒。俺是知道的，這廟內閒房多著咧。好體面屋子，雪洞兒似的，俺就是住不起。俺合廟內的老道在廚房裡打通腿兒。沒有什麼營生，就在柴鍋裡攤上了幾張煎餅，作個小買賣。你老趁熱，也鬧一張嚐嚐，包管噴鼻香。」北俠笑道：「不用。少時你在廟內，攤幾張新鮮的我吃。」龍濤道：「是咧。俺賣完了這個，再給你老攤幾張去。你老要找這廟內當家的，他叫慧海，是個一等人兒，好多著咧。」北俠道：「承指教了。」轉身進廟，見了慧海，彼此敘了闊情。本來素識，就在東廂房住下。到了下晚，北俠卻暗暗與龍濤相會，言花蝶並未見來。就是韓蔣二位也該來了，等他們到來再做道理。

這日北俠與和尚在方丈裡下棋，忽見外面進來一位貴公子，衣服華美，品貌風流，手內提定馬鞭，向和尚執手。慧海連忙問訊。小和尚獻茶，說起話來。原是個武生，姓胡，特來暫租寓所，訪探相知的。北俠在旁細看，此人面上一團英氣，只是二目光芒，甚是不佳，暗道：「可惜這樣人物，被這雙眼帶累壞了，而且印堂帶煞，必是不良之輩。」正在思索，忽聽外面嚷道：「王弟二的，王弟二的。」說著話，扒著門，往裡瞧了瞧北俠，看了看公子。北俠早已看見是夜星子馮七。

小和尚迎出來道：「你找誰？」馮七道：「俺姓張行三，找俺鄉親王弟二的。」小和尚說：「你找賣煎餅的王二呀。他在後面廚房裡呢。你從東角門進去，就瞧見廚房了。」馮七道：「沒狗呀？」小和尚道：「有狗，也不怕，鎖著呢。」馮七抽身往後去了。

這裡貴公子已然說明，就在西廂房暫住，留下五兩定銀，回身走了，說：「遲會兒再來。」慧海送了公子回來，仍與北俠終局。北俠因記念著馮七，要問他花蝶的下落，胡亂下完。那盤棋卻輸與慧海七子。站起身來，回轉東廂房，卻見龍濤與馮七說著話，出廟去了。

北俠連忙做散步的形景，慢慢的來到廟外，見他二人在那邊大樹下說話。北俠一見，暗暗送目，便往東走，二人緊緊跟隨。到了無人之處，方問馮七道：「你為何此時才來？」馮七道：「小人自離了菜花村，第三日就遇見了花蝶。誰知這廝並不按站走路，二里也是一天，三里也是一天。他到處拉攏，所以遲到今日。他也上這廟裡來了。」北俠道：「難道方才那公子，就是他麼？」馮七道：「正是。」北俠說：「怨不的。我說那樣一個人，怎麼會有那樣的眼光呢？原來就是他呀。怨不的說姓胡，其中暗指著蝴蝶呢。只是他到此何事？」馮七道：「這卻不知。就是昨晚在店內，他合店小二打聽小丹村來著，不知他是什麼意思？」北俠又問韓蔣二位。馮七道：「路上卻未遇見，想來也就該到了。」龍濤道：「今日這廝既來到此，歐陽爺想著如何呢？」北俠道：「不知他是什麼意思，大家防備著就是了。」說罷，三人分散，仍然歸到廟中。

到了晚間，北俠屋內卻不點燈，從暗處見西廂房內燈光明亮。後來忽見燈影一晃，彷彿蝴蝶兒一般。又見「撲」的一聲，把燈吹滅了。北俠暗道：「這廝又要鬧鬼了。倒要留神。」遲不多會，見格扇略起一縫，一條黑線相似，出了門，背立片時，原來是帶門呢。見他腳尖滑地，好門道，好靈便，「突」「突」往後面去了。北俠暗暗誇獎：「可惜這樣好本事！為何不學好？」連忙出了東廂房，由東角門輕輕來到後面。見花蝶已上牆頭，略一轉身，落下去了。北俠趕到，飛身上牆，往下一望，卻不見人。連忙縱下牆來，四下留神，毫無蹤跡，暗道：「這廝好快腿！果然本領不錯。」見那邊樹上落下一人，奔向前來。北俠一見，卻是馮七。又見龍濤來道：「小子好快腿，好快腿！」三人聚在一處，再也測度不出花蝶往那裡去了。

北俠道：「莫若你我仍然埋伏在此，等他回來。就怕他回來不從此走。」馮七道：「此乃必由之地，白晝已瞧明白了。不然，我與龍二爺怎會專在此處等他呢？」北俠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仍然上樹。龍頭領你就在橋根之下，我在牆內等他。裡外夾攻，再無不成功之理。」馮七聽了，說：「很好，就是如此。我在樹上瞭高，如他來時，拋磚為號。」三人計議已定，內外埋伏。

誰知等了一夜，卻不見花蝶回來。天已發曉，北俠來到前面，開了山門，見龍濤與馮七來了。彼此相見，道：「這廝那裡去了？」於是同到西廂房，見格扇虛掩。到了屋內一看，見北間牀上有個小小包裹。打開看時，裡面只一件花整官靴與公子巾。北俠叫馮七拿著奔方丈而來。

早見慧海出來，迎面問道：「你們三位如何起的這般早？」北俠道：「你丟了人了。你還不曉得嗎？」和尚笑道：「我出家人吃齋念佛，恪守清規，如何會丟人？別是你們三位有了什麼典故了吧？」龍濤道：「真是師傅丟了人咧。我三人都替師傅找了一夜。」慧海道：「王二，你的口音如何會改了呢？」馮七道：「他也不姓王，我也不姓張。」和尚聽了，好生詫異。北俠道：「師傅不要驚疑，且到方丈細談。」大家來到屋內，彼此就座。

北俠方將龍濤馮七名姓說出：「昨日租西廂房那人，也不姓胡，他乃作孽的惡賊花沖，外號花蝴蝶。我們俱是為訪拿此人，到你這裡。」就將夜間如何埋伏，他自從二更去後至今並未回來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慧海聞聽吃了一驚，連忙接過包裹，打開一看，內有花氅一件、官靴、公子巾，別無他物。又到西廂房內一看，牀邊有馬鞭子一把，心中驚異非常，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

未知後文，下回分曉。